

颜斗作品集

生死连环



上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556
=1

顏斗作品集

生死连环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人能与命运抗争吗？本书通过少侠朱连城的一生奇特，悲惨的奇遇以及与之关连一大批武林前辈的恩怨，情仇纠葛，向你展开一能能彩的武林怨仇展。

为报母仇追杀父亲！出悲的恩姑展在陌生人的怀里！聪明绝顶的情人死在自己的怀中！与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女人，能里蓄意报贵的仇恩！

怎堪描恩，怎堪悲恩，富犹未尽，尽在书中。

目 录

- | | | | |
|-------|---------|-------|-----|
| 第 一 第 | 智闯第龙阵 | | 1 |
| 第 二 章 | 梦回往事 | | 42 |
| 第 三 章 | 七第玲珑珠 | | 89 |
| 第 四 第 | 风云聚会 | | 139 |
| 章 五 章 | 人生难得一知己 | | 178 |

第一章 智闯困龙阵

江南三月，莺飞草长，长江堤边已是柳色如黛，柳絮满天了。江中帆樯往来，自是一派繁华景象。

江边，一座小山上，林荫掩映之中，酒旗高悬，檐角高耸，原来这是一家满楼，满楼的招牌上写着金光闪闪“怡然仙居”时值正午，酒保穿梭不停，看样子，这家酒楼生意相当不错。

酒楼门前左边是一片树林，林中拴着两匹骏马，白的雪白，黑的墨黑，一黑一白，体态俊朗，神飞色扬，乃是难得的两匹大宛良驹。

满楼中一片嘈杂，挑夫走卒多在一楼，二楼中多是一些行商坐贾，江湖豪客。酒楼中言语混杂，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

临江一面的窗前端坐着一位灰衫少年，他面如冠玉，目如双星，鼻似悬胆，江风吹拂，自有一种玉树临

生死连环

风的绝代风采，只是他双眉紧锁，似乎满腹心事。

酒楼中靠北那面的一桌酒席前坐着七八个江湖客，其中还有一名青衣少女。那少女似乎是哪家名门之后，面目极为秀丽，秀丽中又带着几分豪气，飒爽英姿，气度卓然不凡。

只听坐中一灰衣老者说道：“裴姑娘问我们真算是问对了人，虽说我们江南六义在武林中谈不上名气，但就消息采集和见识来说，也不算太少了！”

说罢，喝了碗酒，继续道：“江湖俊杰齐聚江南，其中领袖群雄的是天下第一帮铁旗帮和江南三阁之首的天心阁。这一帮和一阁人才济济，势力非同小可。他们为的是传闻中的七窍玲珑珠，据说此珠可肉白骨，返失魂，延寿三十年，增加功力一甲子，那真是武林人士梦寐以求的灵丹。”

窗边的那位灰衫少年似乎一直凝神在听，听到这儿，不觉一震，神情更加集中了。

一个黑衫中年虬髯汉子接着道：“此刻这一帮一阁联手，在江中风陵渡口设了一个阵，叫什么困龙阵，据说只要能有本领过得了这困龙阵，便有资格与他们同赴迷踪谷，共取七窍玲珑珠。不过此关难过，不必说这铁旗帮老帮主水上行云方胜天一身功力出神入化，单是其

生死连环

妻弟夺命追魂剑岳子奇就厉害得不得了，其少年得名，十四岁就独闯太湖飞龙寨，仗手中剑，将太湖飞龙帮给挑了，且心狠手辣，飞龙帮八个头领没留一个活口，从此名声大振，隐隐已是江湖中年青一代的第一高手。”

那青衫少女问道：“听说天心阁主有一位才貌双全的侄女，不知传闻是否属实？”

那先前说话的灰衫老者正颜道：“天心阁主萧子虚确实有这么一位侄女，名叫甘芷兰，听说她的功夫尤其在夺命追魂剑岳子奇之上。至于容貌嘛？老夫也曾见过她一次，确实是倾国倾城，风华绝代。”

那青衫少女略一颌首，眼睛望着远方，似乎在猜想那位绝代佳人长得什么样。

那灰衫老者见这青衫少女发呆，自然猜得出此女的心思，当下道：“姑娘若想见识这位甘小姐，这两天就有机会，据说她这两日就会到铁旗帮的长江分舵，你大概上风陵渡口可遇到她。”

那青衫少女听完，举起酒杯道：“谢谢各位叔叔、伯伯告诉我这么多，让小女子长了不少见识，我在此谢谢各位了，小女子听这位伯伯说那甘姑娘有绝代风华，仰慕之极，不禁想即刻去见那位甘姑娘，干了这一杯，小女子就先告辞了。”

生死连环

说罢，仰脖干了那杯酒，扔下了一锭银子，登登登下楼去，牵了那匹黑色骏马，风一般电驰而去。

临窗少年正凝神思考，似乎对刚才所谈之事若有所思，看那青衫女子离去，心中暗自感喟，他觉得这些江湖儿女性情率真，洒脱，不拘于世俗，敢说敢做，实在应该交交。

少年从窗向外望去，只见那青衫黑马已绝尘而去，只留下一骏淡的背影，灰衫少年淡淡一笑，又坐了下来，吃过饭，少年叫过小二，结了帐，牵上白马，沿着江边林荫道，向风陵渡口飞驰而去。

蝉噪声中，不觉已是夕阳西坠，红霞满天。距风陵渡口百余里的江边林荫大道上一辆华丽的马车平稳的飞奔着，驾车的是一位黑面老者，其目光如炬，含威而不怒，身形在快车上稳如坐钟，可见是一位内外兼修的武林好手，车帘下垂着，不知车上坐的又是何种身份之人。

远处两匹快马飞奔而至，马车上那黑面老者拉缓了两匹疾奔的白马，前面两人中右手一人大声道：“铁旗帮长江舵主陈迫达迎接甘姑娘。”

车中一个清脆的声音道：“免礼！”

两匹快马奔近，立时掉转头，那叫陈迫达的中年壮

汉小心的问道：“甘姑娘一路可好！”

那车中女子道：“陈舵主不用客气，沿途很好！”

正说着，只见大道之上一匹白马轻快的疾奔而至，马上的是一个灰衫少年，他双目如星，双手轻控马辔，身形一动也不动，看上去洒脱之至。

白马如风一般的自马车旁掠过。

那两个来迎接车中少女的人与驾车老者三人注意力不觉被这少年听住。

白马灰衫少年奔过，陈伯达才惊醒大声叫道：“少年人！停住！”

那灰衫少年好似没有听见，头也不回的向前奔去。

黑而老者见状双眉一皱，长鞭一挥，叭！一声，四匹马一起扬步向前奔去，向灰衫少年追去。

陈伯达领着那人也策马追了下去，口中大声叫道：“前面那少年，还不停步！”

灰衫少年这次闻言一带马缰，已立住，他立势之快使两匹马与一辆马车停下几乎与他相撞。

灰衫少年星目一扫三人，淡淡一笑道：“三位叫在下有何吩咐？”

陈伯达打量了灰衫少年一阵，道：“少年人！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怎容你乱闯？”

生 死 连 环

灰衫少年微微一笑道：“我倒不知你说的指何而言，这不是阳关大道吗？什么叫乱闯？”

陈伯达看不准灰衫少年来路，他双眉微皱道：“少年人！你也不必装糊涂，前面过了潼关就是敝帮摆下的‘困龙阵’，你可是要去闯阵？”

灰衫少年笑道：“我是要去‘迷踪谷’，‘铁旗帮’无权设阵以阻天下英雄！”

陈伯达双眉一挑道：“你好大的口气！”

“铁旗帮”在武林中地位之隆与日俱增，如今势力之大已及颠峰，与江南“天心阁”“无上观”鼎足而立，傲视江湖，而如今这少年好似不把“铁旗帮”放在目中，他到还是第一次遇见。

他怒火上升，冷笑道：“好狂的小子，我摔碑手先试试你斤两！”

陈伯达正要动手，只听远处一声轻喝道：“住手！”

陈伯达才一听到来人声音立时面色苍白，退了一步。

灰衫少年心中微感奇怪，这人是谁，摔碑手陈伯达也是一舵之主了，这么一听这人的声音好似吓得要发抖。

他缓缓回首，只见一匹灰驴飞奔面至，那灰驴四蹄

生 死 连 环

起处带着一道灰尘，来势之疾较一般俊马尚有过之。

灰驴飞奔而至，止步之处只见一个白衫少年端坐其上，那白衫少年双眉斜飞，一双丹凤眼闪动着丝丝杀气。

他一来向灰衫少年膘了一眼向陈伯达道：“这人是谁？”

陈伯达面色惨白，下马道：“下属尚未察清！”

白衫少年鼻中冷削的哼了一声道：“那么就如此动手了吗？”

陈伯达垂首道：“下属知罪！”

白衫少年双眉眉梢一挑道：“知道就好！”

他说着右手食指一抬，一缕金丝射向陈伯这左臂。

白衫少年才抬手，车中那女子道：“子奇，住手！”

白衫少年手势一顿，收回金丝，那缕金丝回至他指甲缝中，但还立着不动，凝视着陈伯达。

车中女子，又道：“是我叫他如此的！”

白衫少年沉吟一会，向陈伯达道：“甘姑娘替你请情，这次算了！”

陈伯达已吓得面色青白，急忙躬身道：“多谢岳堂主开恩！”

说完又向马车道：“多谢甘姑娘！”

生死连环

白衫少年扬了扬眉，向灰衫少年看去，道：“在下‘铁旗帮’刑堂堂主，岳子奇，尊驾师出何门？是不是为了敝帮‘困龙阵’而来？”

灰衫少年目睹岳子奇来势如此，没想到武林中扬名已久的夺命追魂剑岳子奇如此年青，但以他刚才气势而论，不愧为刑堂堂主。

他微微一笑，道：“在下朱连城，我为的是去‘迷踪谷’，并非为了‘困龙阵’！”

夺命追魂剑岳子奇闻言心中微惊，昔日武林奇药，“七窍玲珑珠”最近又现武林，相传这一“七窍玲珑珠”功能治百病，九颗“七窍玲珑珠”每一颗都可延寿十年，成了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异宝。

三十年前逍遥剑贺东开与玉观音程灵玉这两名绝世高手为争这“七窍玲珑珠”在泰山之巅斗剑十天十夜，结果二人不知去向，这“七窍玲珑珠”也消失在江湖，而最近又出现在江湖，被“迷踪谷”得去。

“迷踪谷”一门是才崛起武林，无人知其来龙去脉，“铁旗帮”自认为武林之首，由帮主夫人，在潼关渡口布下了“困龙阵”，能过阵的人才有资格与“铁旗帮”合作对付“迷踪谷”。

如今这朱连城不愿过困龙阵，分明不把“铁旗帮”

生 死 连 环

放在眼中，而且还要与“铁旗帮”作对！

他心中虽惊，但面上仍然还是不动声色的问道：“令师是……”

朱连城淡淡一笑道：“家师归隐已久，在下不愿提他老人家名讳！”

夺命追魂剑岳子奇冷冷道：“如此说来尊驾是执意不肯说了？”

朱连城见岳子奇神色不善，他也不怕，坦然道：“在下已说过不愿说了！”

岳子奇也看不准朱连城来路，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朱连城既然敢来，必然是有恃而至，他也不敢太大意。

他双眉微挑，道：“铁旗帮一向不喜与人为敌！”

朱连城淡淡道：“我也不喜与人为敌。”

岳子奇内心已是怒极，他在“铁旗帮”内，堂主以下的人见到他莫不噤若寒蝉，而如今朱连城竟然不把他放在眼里。

他身为“铁旗帮”刑堂堂主，平日都不肯亲自动手，今天是为了车中女子才来，如果一击不中，反而赔笑大方，他摸不准朱连城来路，也不愿贸然出手。

岳子奇沉思了一会，缓缓道：“你知道就好了，你

生死连环

不过‘困龙阵’，也到不了对岸！”

朱连城也不愿多缠，微微一笑，道：“我们前面再见了！”

说完才要走，只见林中缓缓走出一骑高大的骏马，那匹骏马通体全黑，一丝杂毛也没有，马上正骑着那个酒店中出现的青衣少女。

青衣少女望了望他们，轻视的一哂，骑马擦过他们向前缓缓走去。

夺命追魂剑岳子奇剑眉微蹙，看来这青衣少女也有些来头，但不知她来此的目的何在？

青衣少女掠过了他们，走了几步，倏地拉转马头，向朱连城问道：“那马车里的可是甘芷兰？”

朱连城摇了摇头道：“在下不知！”

岳子奇微怒道：“关你什么事！”

青衣少女秀眉一挑，道：“我又没问你，你罗嗦些什么？”

岳子奇本来内心已压了一肚子怒火，此时又被这青衣少女当着他人以及他心上人的面前如此相叱，他那受得了！

他剑眉微动，道：“姑娘是……”

青衣少女哼了一声道：“天山剑侣你听过罢！就是

生死连环

我师父师母！”

岳子奇闻言冷笑一声道：“原来姑娘是天山雪莲裴洁！”

他知天山剑侣，他们在武林中素负盛名，但对他来说，根本不在乎什么天山剑侣。

他说着一面心中暗自计较一面问道：“裴姑娘找甘姑娘有什么事？”

裴洁傲然道：“我想要与她见见，看她如何出色。”

岳子奇冷冷的望着裴洁，现在可是他向甘芷兰献殷勤的时候了，他两道剑眉缓缓一抬，淡淡道：“你不配！”

裴洁闻言气得脸色发青，她自出道江湖还没有一个人敢对她如此说，她怒根叱道：“姑娘让你看看配不配！”

她说着手一扬，一条青色长绢如飞虹一般自她手中掷出，直射向岳子奇。

岳子奇冷哼一声，身形微退半步，右手反抓向那匹青绢。

裴洁叱道：“待姑娘教训你！”

她说着手一带，青绢在天空中啪！一声，立时卷起了十余道波纹，如海浪一般挟着凌厉的内劲向岳子奇

生死连环

逼去。

岳子奇拨耳长笑，他年龄虽轻，但出身武林世家，为天绝手岳秀林爱子，他姐夫又铁旗帮帮主水上行云方胜天，他之所以能在铁旗帮中掌刑堂也并非只靠他姐姐，而他本人也身挟两家之长。

他长笑声中右手在半空中飞划了半个圆圆，使出他家威震天下的“绝天手”，一道飞旋的气劲向裴洁攻来的青绢卷去。

裴洁见状心下大凛，不由道：“你是岳子奇！”

岳子奇之名江湖有谁不晓？他不但武功高，而且出名的心狠，她没想到这少年就是岳子奇，江湖上年青一代的第一高手。

她心中已有些胆怯，“绝天手”是武林一绝，她不敢与这种武功硬拼，她右手一收，青绢反卷向岳子奇手腕。

岳子奇见裴洁对他忌惮三分，他大笑道：“你才知道！”

说着他双手在空中连划了五六个圈，空气中立时响起一阵轻微的丝丝之声，数十道回旋的气流卷向那青绢。

朱连城见状心下暗暗吃惊，心道：“只怕此人日后

生死连环

是自己劲敌。”

岳子奇这手武功虽未尚登峰造极，但已有“先天罡气”的征象，只要假以时日先天罡气必能有成。

裴洁秀眉一扬，她自知敌不过岳子奇，但以“天山侠侣”之徒，也不应丢脸才是。

她身形暴退、猛将青绢收回，想先脱身再做打算。

但听岳子奇冷笑声中，裴洁手中青绢被“绝天手”劲一展之下断成片片，化为漫天蝴蝶。

裴洁手中只剩下了一尺多长，而她身形也被抛向天空中。

她自下山之后那曾如此败过？她又羞又怒，轻叱一声，在半空中猛翻了一个身，直投向岳子奇。

岳子奇冷笑声中一支金剑自他腰间弹起，他身形反射迎向裴洁，金剑如天虹一般击向裴洁。

朱连城心下一凛，只听马车内那女子轻叱道：“子奇不可！”

他知这一下如迎上了，裴洁一定含假而去，他想都不敢想，轻啸声中身如一道激电飞射而起。

一支雪白的藤条自他袖中出现，带了一道淡淡的白色雾气直黏向岳子奇指向裴洁的那支金剑。

岳子奇一见那支血藤条他微吃一惊，这不是武林中